

《东欧国家社会主义
建设问题》资料之三

匈牙利关于社会主义建 设问题的理论观点摘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

一九八五年五月八日

前 言

一九五六年事件以后，以卡达尔·亚诺什为首的匈牙利新领导吸取了事件的惨痛教训，确立了新的政治路线，开始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并大力推行以计划制度、调节制度和组织制度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近三十年来，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所有这一切都与匈牙利积极开展社会主义理论讨论，把政策、措施建筑在比较科学、现实的理论基础上密切相关。同时，政策、措施在执行中的经验教训也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为促进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匈牙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条件。

为了便于了解和进一步研究匈牙利这方面的理论观点，现将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学术界的部分有关言论汇编成册，以供参考。

《匈牙利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观点摘编》的内容分为两大类：政治类和经济类，共12个专题。

《摘编》材料的主要来源是：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党的决议和其他文件以及各种理论刊物。由于资料欠缺，所摘编内容不够全面，再者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不妥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目 录

一、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和阶级斗争.....	(1)
二、无产阶级专政.....	(10)
三、党的领导作用.....	(17)
四、联盟政策.....	(23)
(一) 联盟政策的内容及政治意义.....	(23)
(二) 联盟政策中各阶级、各阶层的社会地位 及其关系.....	(27)
1、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27)
2、农民阶级是联盟中最大的同盟者.....	(27)
3、关于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和小商 人问题.....	(29)
4、匈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30)
(1) 概述知识分子政策.....	(30)
(2) 对文艺工作者的政策.....	(34)
(3) 匈党对文教工作者的政策.....	(42)
(4) 匈党对科技人员的政策.....	(46)
5、党外人士可以担任国家任何领导 职务.....	(48)
6、国家与教会的关系.....	(51)
(三) 今日联盟政策的概念.....	(53)
五、社会主义民主.....	(60)
六、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81)
七、社会主义时期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103)

八、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与市场·····	(116)
九、社会主义再生产·····	(131)
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所有制·····	(140)
十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收入与分配·····	(151)
十二、社会主义的国家与企业关系·····	(164)
十三、社会主义价格问题·····	(175)
附录 ·····	(184)

一、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和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不断尖锐”的理论是不正确的，因为由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阶级敌人的物质和政治基础和力量不断减少。我党愿意在不加剧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然而，不仅国内因素，而且国际因素也对阶级斗争产生着影响。如果说在不久前几个领域的阶级斗争尖锐了，那么帝国主义反动集团的活动起着不小的作用。这股反动势力在苏共二十大后妄图离间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离间苏共和世界其它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他们的活动也助长了阶级敌人的残余势力的气焰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忘记了阶级敌人，对它们丧失了必要的警惕是危险的。

（《加强党的团结，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向《社会评论》杂志1956年第8期第7页。）

阶级斗争取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各种条件，或尖锐或削弱，不能总是尖锐，也不能总是削弱……。

阶级斗争尖锐化或削弱从客观上首先取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应该在何种条件下完成这一任务。

（《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向《社会评论》杂志内梅什·德瑞：1961年第6期第20页。）

一九五八年末，争取生产合作社运动胜利的任务提到日

程上来，解决这一任务必然会引起阶级斗争的某种尖锐化。

（同上，第22页。）

事实上思想——政治斗争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必考虑阶级斗争的其它形式。

.....

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内部因素是，我国人民政权比任何时候都要巩固，农业上也要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为统治地位。

（同上，第27页。）

阶级斗争的进程，尖锐或缓和，除取决于阶级关系发生普遍的变化外，当然取决于党和政府的政治路线和如何实现这一路线，取决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取决于政治宣传工作的效果，取决于为群众而进行的日常斗争的成果。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取决于提到日程上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完成的如何.....

阶级斗争当然取决于阶级敌人的反抗程度、组织状况、与帝国主义集团的关系、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他们的情况。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阶级斗争只有当国家公安机关的工作有相当高的水平，在侦破、消灭反革命分子地下组织和孤立、挫败其破坏阴谋方面卓有成效时，才能处于较缓和。

（同上，第35页。）

绝大部分的前剥削阶级分子，特别是他们的子弟已承认人民政权和新的社会制度，已适应新的关系并靠劳动为生。

.....

今天，在我国的社会中，已没有那些在利益上和社会主义相矛盾的阶级或较大的阶层。虽然还有积极反对我们制度的敌人，但是，他们的数目在减少，并且日益孤立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海洋之中。

（卡达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向匈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匈党八大文件选编》第26页。）

在我国，剥削阶级被消灭后，再没有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阶级了。劳动阶级互相接近：大部分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业者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形成了。

（甘德·西诺什等：《工人运动史》，匈莫洛·费伦茨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136页。）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消灭农民内部过去阶级差别的残余和建立统一的生产合作社的农民阶级已成为目标。

（卡达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向匈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匈党八大文件选编》第28页。）

所有推动完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都是阶级斗争的行动。假若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那就是在我国给了资本主义制度以致命的、最后的打击。这对每一个匈牙利共产党员

和匈牙利劳动者来说，都是一个阶级斗争的任务。

（《卡达尔：在匈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匈党八大文件选编》第149—150页。）

列宁在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的时期曾说过，“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和反对富农”。若使这个革命口号变成教条并在农村阶级分化的经济基础已被消亡之后还机械地运用这个口号是严重的错误。

（卡达尔：《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向匈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匈党八大文件选编》第28页。）

有段时期，我们党内，甚至不只我们党内，而是普遍地在其它共产党内，也传播着一种战斗口号：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也就是说，是敌人。我们认为，应该把这一口号颠倒一下，特别是因为在我们今天这种情况下，谁不反对我们，谁在实际上，从事物的本质上看，谁就是同我们在一起。例如，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以工作来寻求面包——而不是用阴谋，用制造炸弹来过日子——早晨上班，然后工作，实际上是和我们在一起了，即使有时他们这样做并不是有意识的，但是如果国内总的政策是好的话，那么在工业、农业和脑力劳动方面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谁劳动，谁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宽洪大量在这个时候之所以好和有益，是因为共产党人必须努力使敌人的数量不增长，不把那些由于他们的地位和观点而可以团结到自己一边的人排斥到敌人方面去。

有阶级异己分子，有阶级敌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我不是说我们要去拥抱阶级异己分子，而是说，这儿也要把阶级异己分子和阶级敌人区分开来。因为如不区分他们，就会产生大错误，虽然有阶级异己分子，但还不是一般含义的敌人。这里还有我们自己阶级内部一些走错路的黑绵羊，他们不是敌人。这样的事也有，这儿不是讲数学，而是弄清概念，以便我们了解究竟是和谁在一起，如何工作。

（卡达尔在匈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匈党八大文件选编》第150—151页。）

我们党是不愿加剧阶级斗争的，如果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减弱，阶级斗争的形式不甚尖锐，那对我国人民来说是好的。

（卡达尔：《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向匈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匈党八大文件选编》第30页。）

在我们这里，随着没收了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剥削阶级已不存在，在我们的社会里只有劳动者的阶级。

（卡达尔：《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向匈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匈党九大文件选编》第16页。）

我们对过去的统治阶级所采取的政策也是正确的。所有那些清算了过去的，并且现在老老实实在工作的人们，在建

设社会主义的社会里都能找到他们的地位。

(同上, 第21页。)

生产合作社的农民已开始成为社会主义的统一的阶级。过去的农村社会阶层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在今天的矛盾中, 旧的阶层的残余已不起第一位的作用, 但存在着非阶级性质的差别, 如社员和职工之间、好的和坏的自然条件下工作的经济单位之间的收入差别, 土地所有和土地使用的脱节, 由于土地继承和农村劳动力的外流而造成的劳动力分配不平衡等。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 《匈党九大文件选编》第192页。)

……在我国争夺政权的斗争的胜负已经决定, 大规模的阶级冲突时期已经结束, 我国的社会秩序和国家政权是巩固的。这就使我们有可能通过实行大赦。在法律上、政治上结束那些在各个发展阶段中由于各种原因曾经反对进步和社会主义的人的案件。实行大赦意味着有机地继续执行我们在阶级斗争中采取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政策: 我们同那些反对社会主义、企图破坏社会秩序的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但是在人道主义精神下, 对那些放下武器的人实行宽大并给了他们以诚实的劳动适应到社会中去的可能性。

(同上, 第194页。)

在我国, 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 没有和社会主义相对抗的阶级,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职能是为了全体劳动人民而组

织和指导经济、文化建设工作。今天阶级斗争首先是为了完成经济建设任务，逐步改造人的思想，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企图和国内敌对力量。

(同上。)

正在形成和加强的社会主义民族团结当然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在我国已经结束。但是在我们这里阶级斗争已不是反对资本家、地主和富农，不是表现在上街示威游行和罢工，而是表现在我党如何成功地领导和指引最广泛的群众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与此相适应，在经济、意识形态、组织和教育工作等方面，阶级斗争的手段和方法也要进一步从行政和强权手段的方法改变过来。

可能在许多人看来，这与过去的公开的阶级冲突相比并不那么壮观，但是要比过去复杂得多和更多样化，它同样是革命的行动。

(匈党政治局委员卡洛伊·久洛在匈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匈党九大文件选编》第103页。)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剥削阶级消灭了，社会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随之消灭了。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缩小并逐步消灭阶级之间的差别的过程也开始了。

(卡达尔：《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向匈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匈党十大文件选编》第7页。)

我国社会的主要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基本是相同的，这对逐渐加强社会、群众组织和运动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中的作用是个有力的促进。

(卡洛伊·久洛：《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生活的若干迫切问题》，向《党的生活》杂志1969年第6期第9页。)

然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经济、而且在思想领域也相互进行斗争。两个阶级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直接涉及到两国之间的关系和外交政策领域。

.....

在和平共处时期，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互相交织在一起这是客观的必然。首先因为没有反映阶级利益、思想观点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平共处这个国际阶级斗争特有的形式，阶级斗争是无法想象的。

(《思想斗争——阶级斗争》，向《党的生活》杂志1973年第4期第32页。)

我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表明，在我国已经没有敌对阶级了。我国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在总体上是一致的，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精神上和政治上的统一日益巩固。

(加什帕尔·山道尔：《匈牙利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1982年人民出版社，第86页。)

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各阶级、各阶层的接近，同时阶级

差别减少，如财产和工资收入方面。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不是其阶级地位，而是他所从事的工作如何。

（《匈牙利人民民主史（1944年—1962年）》，
匈科苏特出版社1978年版，第365页。）

二、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任务是教育群众。专政中的暴力不是对劳动人民而言，是针对小偷、浪费公共财产的人、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人、反社会分子。

（盖奈赖什·尤丽亚：《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向《社会评论》杂志1957年第10期第116页。）

在苏联随着敌对阶级的消亡，一个阶级以暴力机关压迫另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国家职能也消亡了。充当经济组织者、文化教育者作用的职能居于首位，为此，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

在匈牙利所有的敌对阶级还没有被消灭，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还相当大，人们头脑里也还有很多资产阶级、甚至是法西斯残余思想。反革命事件给我们敲了警钟，我们不能放弃国家的压迫职能……

（同上，第116页。）

马克思主义从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后，阶级斗争以新的方法进行着；工人阶级应该用暴力、

专政来消除剥削者的反抗。因为他们在经济和军事组织工作方面处于某种优势，并得到外国反动派的强大支持。之所以需要专政，因为要把全体劳动者引导向社会主义，用强硬的国家手段反对与小资产阶级有关系的破坏分子。为了完成教育任务也需要专政。

（瓦赖什·久洛：《无产阶级专政和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向《社会评论》杂志1957年第11—12期第85页。）

解放后的匈牙利工人阶级在较和平的途径上，在没有内战的情况下建立了国家政权，我们发展的这一特点，要求匈牙利必须实行专政。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残余势力因此在我们这里比起经过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苏联来说，消灭的程度要小些，甚至在剥削阶级成员中不少人混进了领导岗位。

.....

克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方面，我们的经验同样是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确，在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过程中，其主要方法不可能用暴力，而是说服教育和经济渗透，但在必要时，工人阶级则用国家手段，法制来实现之。

同上，第85页。）

然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不是暴力，而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开展的经济、组织和教育活动。暴力的程度和方法首先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反抗程度及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具体条件。

.....

无论是在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时候，还是在赢得无

产阶级政权后，应该继续对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观点进行斗争，他们共同的本质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委斯·贝勒：《在建设共产主义阶段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向《社会评论》杂志1961年第12期第98—99页。）

巩固人民政权仍然是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首要任务。今后我们将继续坚决地和一切反对制度的政治力量作斗争，我们要坚决地保卫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威胁，保卫我们祖国的独立，国家的主权和我们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

（卡达尔：《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向匈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匈党八大文件选编》第30页。）

对我们社会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分析，说明了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们人民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建成的时期内，这一性质仍然保留。此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我国正在发展成全民国家的特点也在增加。

（同上，第35页。）

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国际经验都证明，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实现工人阶级政权的国家职能是需要的。在这段时间内，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形

势没有尖锐化，国家的镇压职能就日益减少，处理普遍事务、组织经济和文化的创造性劳动，处理人们的日常问题将会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卡达尔：《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向匈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匈党九大文件选编》第24页。）

另外一些人把领导作用同使用暴力和政权工具等同起来，这是同列宁的党的领导工作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主义现阶段内。

（同上，第58页。）

我们的人民国家为全体正直的社会成员坚决提供法律保护和行使民主权利，镇压一切旨在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成果、人民政权和法律秩序的复辟行动。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成果以及镇压敌对的行动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两个紧密相关的任务；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最有效的武器是加强社会主义。

（同上，第194页。）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工人阶级进行历史斗争、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为社会主义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为消灭剥削阶级，为把生产者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建立经济、思想领域的新关系，保卫革命成果，团结兄弟国家的工人阶级、世界